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金粉世家

(第二部)

张恨水◎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金粉世家
第二部

中国文史出版社

海外借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金粉世家

(第二部)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粉世家. 第二部 / 张恨水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7-5034-9830-5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9677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点 校: 清寒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2 字数: 34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1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13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25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吼狮·····	37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馈肴成画饼醋海微波·····	50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63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	74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87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99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钩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112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124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136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149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豕妇 莺嗔燕咤娇妾屈家翁·····	161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175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187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201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214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228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240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251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日驰骋·····	262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273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284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296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308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320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331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秋香看他那神气，也止住了笑，忙问是什么事情。玉儿笑道：“快去吧，四姑爷和四小姐回来了。啊哟！还有一个小姑娘，和洋娃娃一般，真好玩。太太屋里，现在挤满了人了。”

燕西听说是这么一件事，笑道：“这也大惊小怪，弄人一跳，怎么没有电报来呢？”

玉儿道：“四小姐说，让咱们猜不到她什么时候到，到了家好让大家出乎意外地一乐呢。”

燕西听说，也不和秋香再说二句话，转身就跑。秋香叫道：“七爷七爷，别跑呀，你这桌上的支票不收起来吗？”

燕西走得远了，回转头来说道：“不要紧的。要不你把纸盒子里钥匙拿着，开了抽屉，把支票放进去，将暗锁锁上，那就……”带说带走，以下的话，已听不见了。

燕西走到母亲房里，果然看见满屋子是人，金太太手上抱着一个浑身穿白色西服的小女孩，满面是笑容。他四姐道之和四姐夫刘守华被大家团团围住，正在说笑呢。刘守华一见燕西，连忙抢前一步，握着燕西的手，从头上—看，笑道：“七弟还是这样，一点儿没有见老。”

燕西笑道：“多大年纪的人？就说老了。我看四姐夫倒是黑了些。”

刘守华道：“旅行的人，当然没有在家里的人舒服，怎样不黑呢？”

道之也走过来笑道：“你猜我为什么今天赶回来了？”

燕西道：“那我怎么知道呢？”

刘守华道：“你四姐说你是后天的十八岁，赶回来给你做寿呢。”

燕西笑道：“家里人忘了，远路人倒记得。谢谢，谢谢！”

润之道：“你这话得说清楚，我们刚才还说要送你的寿礼呢，怎样说是忘了？”

燕西道：“也没有敢说你呀！”

润之道：“你说谁呢？”

燕西不解说一番倒也罢了，一解说之后，一看屋里坐的人，都是不敢得罪的，竟不知说哪一个好，笑道：“反正有人忘了的，这何必追问呢？生日这件事，不但别的人忘记，就是自己也容易忘记。所以我说家里人忘了，那也是有的。”

润之道：“叫你指谁忘了，你指不出人来，却又一定要说有人忘了，可见你是信口开河。”

梅丽正靠着金太太坐，在逗着那个小外甥儿玩，见燕西受窘，笑道：“忘是有人忘了的。别人我不知道，把我自己说，就是刚才四姐提起，我才想起来了。这样说，我就是个忘了的。”

润之笑道：“他待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替他解围？让他受窘，看他以后还胡说不胡说？”

道之道：“八妹倒还是这样心地忠厚，要老是这样就好。”

燕西道：“梅丽，你听听，老实人有好处不是？这就得着好的批评了。”

金太太道：“你既然知道老实好，你为什么不老实呢？”这一说，通屋子里的人都笑了。

大家笑定，燕西道：“说了半天，四姐带了些什物事给我们，还没有看见！我想一定不少。”

道之道：“这可对不住，我什么也没带。我一进门先就声明了。因为你没听见，我不妨再说一句，现在国里头，不是抵制日货吗？连我们三个人从日本来都犯着很大的嫌疑，我还好意思带许多日本东西吗？你们若嫌我省钱，我可以买别的东西送给你们。”

梅丽道：“我们要的是你带来的东西，若是要你到了北京买东西补送，也就没有理由了。”

道之道：“你也是戴不得高帽子的人，说你老实，你就越发老实了。”

这一说，大家又笑了。他们手足相逢，足足说笑了半天。金太太已经吩咐人打扫了两间屋，让道之夫妇居住。

原来刘守华他是在日本当领事，现在部里下了命令，调部任用。夫妇初次到京，还不曾看下住宅，暂且在金宅住下。刘守华另外还有一位日本姨太太也同来了。这日妇叫明川樱子，原是在刘家当下女的，日子一久，就和主人发生了爱情。道之因为樱子没有什么脾气，殷勤伺候，抹不下面子把她辞了，也就由他们去。后来守华在夫人相当谅解之下，就讨了樱子做姨太太。这次守华夫妇回国，樱子自然是跟着来。一来到中国来做姨太太，比在日本当下女总强得多。二来这也合于日本的殖民政策。但守华很怕岳丈岳母，一到岳家，不便一路把姨太太带进门。所以在车站下车之后，樱子带着一部行李，到日本旅馆沧海馆去了。道之和丈夫的感情本来很好，他既不敢明目张胆地闹，道之也就不便一定揭穿他的黑幕，所以金家并没有人知道。

过了一天，已经是燕西的生日。这是金家的规矩，整寿是做九不做十。燕西的二十岁，本要在明年做，因为燕西明年有出洋的消息，所以再提前一年。金太太先一天就吩咐厨房里办了一餐面席，上上下下的人都吃面。这里最高兴的，自然算一班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只愁找不到热闹事。所以一大清早，秋香约着小兰、小玉换了衣服，就来给燕西拜寿。

走到燕西书房外边，只见金荣正拿着一个鸡毛掸，反手带着门，从门里面出来。他早就笑道：“三位姑娘真早，这时候就来拜寿了。七爷还没起来，睡得香着哩。”

小兰跟着金太太，向来守规矩的，听了这话倒是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道：“我们是有事，来瞧瞧七爷起来没有，谁说拜寿呢？”说毕转身走了。

金家算是吸点儿西洋文明人家，磕头礼早已免除。所以燕西这天不用去和父母行礼，平辈也没有什么人说道贺。不过是大家纷纷地备着礼物，送到燕西这儿来。虽然三个姐姐三个嫂嫂，都送了支票，因为面子上不能不点缀，所以她们又另外买了些礼物送来。这其间有送文房用品的，有送化妆品的，有送绸料的，有送食物的。金铨自己也赐了燕西一个瑞士表，

这是叫他爱惜时间的意思。金太太赐了一套西装，二姨太和翠姨也是一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二姨太另外送了一支自来水笔，翠姨送了十四盒仿古信箋，都是算上人含一点儿教训的意思。这期间只有梅丽的东西送得最合适，乃是一柄小提琴、两打外国电影明星的大相片。所有送的东西，不是盒子盛着，便是纸包着，外面依着燕西关系，写了“弱冠纪念”的字样，下款有写赐的，有写赠的，有写献的。金荣把两张写字台并拢一处，礼物全摆在上面。燕西没有起来，两张写字台上的东西已经摆满了，按照辈分，一层一层地排列着。另外有秋香几个人送的桂花盆景，共有三十多盆，全在屋外走廊的栏杆上。另外是金荣、李升几个亲听差的意思，给走廊四周，挂上万国旗和着十锦绸带，虽非十分华丽，这几间屋子倒也弄得花团锦簇。

睡到十点钟，燕西一翻身醒了，忽有一阵奇香袭入鼻端。按着被头对空气嗅了一嗅，正是桂花香。这就知道他们的礼已经送来了。一骨碌爬起来，也来不及穿衣服，顺手摸了一条俄国毯子，披在肩上，便趿着鞋到外面屋子里来看礼物。

正在这个时候，玉芬也到里面来看礼物，一见之下，笑道：“今天不是你的生日，我可要形容出一句好话来。”

燕西道：“不用形容，我自己也知道，是不是我像一个洋车夫呢？”

玉芬道：“别顽皮了。刚起来，穿上衣服吧，不然，可就要受冻了。我给你叫听差的，快快地穿起来，我们好一块儿吃面去。”

说时，给燕西按上铃，金荣便进来送洗脸水。金荣看见也是好笑。燕西让玉芬坐在外面屋子里，自己就赶紧洗脸穿衣服。穿好衣服，依着燕西，还要喝口茶才走。玉芬道：“走吧，走吧，到饭厅里吃面去，好些个人在那里等着寿星老呢。要茶到那里喝去。”

燕西道：“吃面太早吧？我刚才起来呢。”

玉芬道：“哪里依得你？是刚起来，若是你三点钟起来呢，那也算早吗？”

燕西被她催不过，只得跟着她去。原来金家的规矩，平常各人在各院子里吃饭，遇到喜庆和年节的家宴，就在大饭厅里吃饭。今天因为是燕西的生日，所以大家又在大饭厅集合，连多日不见的风举也在饭厅上。

大家一见燕西，就笑道：“啊哟！寿星公来了。”

燕西一时忘乎所以，举着双手，对大家一阵拱揖。口里连连说道：“恭喜恭喜。”

慧庵道：“怎么一回事，你倒对我们恭喜起来？我们有什么可喜的事呢？”这一说，大家都乐了。

翠姨正邻近慧庵座位，轻轻地笑道：“这是彩头呀，怎么不知道？”说着，对隔坐的佩芳望了一眼。笑道：“这里就是你们两人可以受这句话。”

慧庵笑道：“大庭广众之中，怎么说起这话？而且也扯不上。”

这边佩芳见他们指指点点说笑，因问道：“你们说我什么？这也是一个小小寿堂，可别乱开玩笑。”

她的心里，倒以为是指着凤举和自己不说话的事。玉芬也怕说僵了，大家老大不方便。便笑道：“我们的寿礼都送了，下午也该是寿公招待我们。我们得先请寿公宣布有些什么玩意儿？”

燕西道：“还是那一班魔术。不过有几位朋友送一班杂耍，或者是几出坤班戏，我都没有敢答应。”说时，可就望着金太太。

金太太道：“杂耍罢了，贫嘴贫舌的，怕你父亲不愿意。倒是唱两出文戏，大家消遣消遣，倒没有什么。”

燕西道：“既是这样说，若是爸爸怪了下来，可是妈担着这个责任。”

原来这饭厅上，只有金铨一人没在座。金太太虽答应了，金铨是否答应，尚不可知。所以燕西就这样说了。金太太笑道：“怎么着？我说的话还不能做主吗？”

大家听说母亲做了主，这事就好办了，于是大家立即说笑起来。玉芬道：“这坤角里面有唱得好的吗？我要听一出《玉堂春》。”

梅丽道：“那有什么意思？她跪在那儿唱，听得人腻死了。我上回瞧过一出戏，一个丫头冒充了小姐，做了状元夫人。那个员外见了人叫着饭，叫他劝和他劝不和他，一说吃鸡丝面他就来了。还有那状元的老太爷，画着方块子的花脸，拿扁担当拐棍。还有……”

她本在二姨太太一处，二姨太道：“乱七八糟，闹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她还有呢，你就别说了，越说人家越糊涂。”

金太太笑道：“你别说她胡扯，倒是有这出戏。我也在哪里听过一回，把肚子都笑痛了。那出戏叫什么何宝珠。”

二姨太道：“那不像戏词，倒很像一个人的名字了。问问咱们戏博士准知道。”

玉芬道：“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叫《何珠配》。”

佩芳正用筷子夹了一叉肉松要吃，于是便用手上筷子点着玉芬道：“你瞧她，自负为戏博士。”

这时恰好秋香送了一碟玫瑰蚕豆酱到这桌上来。见佩芳夹了一筷肉松伸过来，忙在桌上拿一个酱碟子，上前接着。笑道：“谢谢大少奶奶，可是我们那桌上也有呢。”

当时大家不觉得，后来一想，秋香是误会了，大家便一阵哄堂大笑。这样一来，倒弄得秋香不好意思，呆呆地站在人丛中。还是玉芬笑道：“站在这儿做什么，还不过去？”秋香臊成一张红脸，只得垂着头走了。

凤举也笑道：“不用得要听滑稽戏了，这就是很好的滑稽戏哩。”

佩芳听说，对凤举膘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燕西很解事，便插嘴道：“既然是大家愿听开耍笑的戏，我就多邀几个小丑儿。”

玉芬道：“那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好好儿邀两位会唱的，咱们静静听他几出戏。”

金太太皱眉道：“你们就是这样经不了大事，一点儿芝麻似的小问题，办还没有办，就这样胡闹起来。”

燕西笑道：“这也总应该先议好，然后定了什么戏，人家好带什么行头。”

金太太道：“现在吃着面呢，吃完了面，再来商议也不迟呀。”

燕西道：“是真的，快点儿吃面，吃了面到我那里去开紧急会议，有愿列席的我一律招待。”

佩芳笑道：“得了吧，又不是什么好角儿，还要这样郑而重之地去斟酌。说得干脆，就让我们戏博士去做戏提调，由她分配得了，谁愿意听什么戏，她准知道，她分配得好好的就成了。”

玉芬道：“戏提调谈何容易？就是要分配戏，先就该知道有什么角儿，他是什么戏拿手，又和谁能够配戏，哪里就能依我们爱听什么戏，就点什么戏哩？点了戏，他们唱不好，那也是枉然。”

佩芳笑道：“这究竟是戏博士，你看她说的话就很内行。”

燕西笑道：“要这样说，连她也交不出卷来。他们送戏的人，就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角儿。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坤戏迷，人很熟，好角儿总不会漏了。”说着，又笑了一笑，对金太太道：“关起门来，都是自己人，咱们票两出戏玩玩，成不成？”

金太太笑道：“你不要出乖露丑了，你几时学会了唱戏？”

玉芬道：“我知道，不是老七票，有一个人嗓子痒哩。”说时，可就望着鹏振。

鹏振面已吃完了，老妈子送上手巾，擦了一把脸。一面擦脸一面摆着脑袋，左脚脚尖便不住地在地上点板。玉芬望着他，他并不知道。

佩芳笑道：“这人发了迷了，看他这样子恐怕等不及到晚上呢。”

鹏振才说道：“是说我吗？票一出就票一出，让你们瞧瞧，三爷的戏可是不错。”

玉芬道：“不要吹了。我瞧过你的，唱《武家坡》都会把调忘了，还说别的呢。”

鹏振笑道：“你是瞧不起我。可是我对这个戏博士也不敢十分恭维。要不，今天晚上，咱们把脸一抹，来他一出《武家坡》瞧瞧。”

这一说，大家就起哄起来。本来面已吃了，于是大家都围着玉芬，怂恿她和鹏振合串。玉芬本来加入一个霓裳雅会，那里面全是太太姨太太少奶奶小姐四样合组的票友班，常常自己彩排着玩。不过玉芬因为那里面混子太多，不大常去，也不敢把她们往家里引。所以家里至多只听她唱得不坏，可没有见她表演什么。现在鹏振一提，引起大家好奇的心，就都来怂恿她了。玉芬被大家怂恿得心动了，笑道：“你们真是要我唱，我唱一出《女起解》吧。”

大家见她自己答应了，越发鼓动她，说是要唱就唱一出合演的。而且今天是有人做生日，唱《女起解》那种戏，也不大吉利。

玉芬笑道：“《武家坡》这个戏，倒没有什么难，但是我没有行头。而且没有……”

玉芬这句话没说完，燕西抢着说道：“有有有，只要你肯唱戏，无论什么行头我都可以借得到，我们就此一言为定，不许反悔了。”大家闹了一阵，唱戏的事就算办定了。

下午这一餐酒，原来是定在饭厅上吃的。现在要唱戏，便只好移到大客厅去了。这大厅一楼一底，上面是跳舞厅，下面正有一个小台。遇到小堂会，或有什么演说会，都可以在这里举行。今天唱戏，并没有什么外客，这里正好举行。只燕西对听差吩咐一句，他们都是好事的，早是七手八脚将大客厅铺张起来。金家这种人家，他们的亲戚朋友家里当然都有电话，这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不便不送礼，到了下午三点钟，竟有二三十份寿礼送来。金铨先还不愿意家里大闹，后来一看这样子，成了骑虎之势，也只得由他们闹去。

家里人大闹，燕西倒显得不知道怎么样好了，拿了一本书，坐在走廊的栏杆上，闲看桂花。正在这个当儿，白秀珠打扮得花枝招展，后面两个老妈子捧了两大包东西跟着走来。秀珠见他手上拿着书，便笑道：“平常不拿书本，该休息的日子，这又用起功来了。”

燕西笑道：“我在家里是不知道做哪一样事好，要出去呢，人家又会说我有意避寿，反而觉得无聊，所以我就拿了一本书在这里看。你来得很好，咱们谈谈吧。”

秀珠对两个老妈子点一点头，她们就把捧着的东西一齐送到燕西屋子里去。秀珠一看，两张写字台上面摆了东西，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便笑道：“哎哟！全是好东西，让好的寿礼比下去了，不拿出去也罢。”

燕西答道：“只是你送来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是珍贵的，我是完全拜领。”

秀珠听说，瞟了燕西一眼，笑道：“这话真的吗？我这些包的东西全是鸡毛，你也当珍贵东西吗？”

燕西笑道：“当然的，俗语说，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情重。何况你送的是鸡毛，比鹅毛更值钱呢。”

秀珠道：“鸡毛比鹅毛值钱？你又是从哪里知道？”

燕西笑道：“因为经过美人的手，所以就值钱了。”

秀珠道：“可没有经过我的手呢。”说着，把嘴对两个老妈子一努，笑道：“全是她们一手包办的。”她一说不要紧，倒把两个老妈子的脸臊得通红。

秀珠抿嘴一笑，自己上前把那些东西打开，一样样拿出，陈设在桌上。

原来是一套中西合璧的文房用品，共计一个雨过天青瓷的笔筒，一个鹅红瓷双口笔洗，一个珊瑚小笔架，一块墨玉冻砚台，一个水晶墨水瓶，一个白银西装书夹子。

燕西看见连连嚷道：“这样破费，多谢多谢，多谢之至。”

秀珠笑道：“这是普通的，我另外还有两样特制的礼物呢。”说时又打开一个红色的锦匣，在里取出两样光华灿烂的东西来，原来是两个银质堆花的相片框子。这框子和平常的不同，是定打的。沿着框子，一面是一枝杨柳，一面是一枝千叶桃。一上一下，两只燕子飞舞，围成一个圆框。框子中间，是一对燕西的六寸半身相片子。

燕西一见，连连说好，说道：“打得这样精致，这工钱恐怕不少了。”

秀珠道：“好是好，可是有一点儿美中不足。”

燕西道：“阿弥陀佛，这样好的东西，还要说美中不足，那就没有道理了。”

秀珠道：“不是镜框子不好，不过两个框子里，嵌着是一样的相片子，未免雷同，你自找一张合适的相片就换上吧。”秀珠说完，眼睛不由得对燕西望着，看他如何表示。

燕西听了她的话，知道她是等着一个很俏皮的回答。但是自己种种关系，那一句俏皮话却不敢说。明知说了那句话，可以得一个甜蜜的回笑。却又怕图这一时的愉快，要生出无数的纠纷。因笑道：“随他去吧，这样很好了。我的六寸相片，倒有的是，要找张和这相配的，倒也不容易呢。”秀珠以为他没有领会意思，不便再说，也就算了。

燕西便按着电铃，叫人来倒茶。秀珠笑道：“别忙，我还没有给你拜寿呢。”

燕西笑道：“我们还过那个俗套吗？这里只我们两个……”

秀珠听了，倒是很乐意。他这一句话，又提醒了两个老妈子，便走上前来，对燕西说道：“七爷，我们给你拜寿。”说毕，便就磕下头去。燕西要扶，也来不及，只得由她。

她们起来了。燕西顺手开写字台盛钱的抽屉，一看里面没有零钱，只有几张五元钞票。自己正在高兴头上，便不计较多少，一人给了一张五元钞票。两个老妈子直乐得眉开眼笑，对燕西又磕了一个头下去。让她们起

来了，燕西道：“下房里预备得有面，你们吃面去吧。”两个老妈子答应一声是，退出去了。

秀珠对燕西笑道：“你真是公子脾气，要这样虚面子。老妈子随便拜一拜寿罢了，怎样给许多钱？”

燕西笑道：“一来是你的面子，二来也是她俩运气。恰好我这儿没零钱，换了给她们，也怪寒碜的，就给了她们吧。”

秀珠道：“不会待一会儿给她们吗？”

燕西笑道：“还是那句话，看在主人翁的面子上了。”

秀珠笑道：“我倒不要你这样感谢我。你府上今天有什么些玩意儿，能让送礼的乐一乐吗？”

燕西笑道：“今晚上你别走吧。也有一个小小的堂会，最妙的就是三嫂和三哥让客散了，最后要合串一出《武家坡》。你瞧这事多么有趣！”

秀珠笑道：“真的吗？我去问问去。”

于是转身出门，便向玉芬这里来。玉芬屋子里，正拥着一屋子人，将戏单刚刚支配停当。玉芬回头一望，见秀珠到屋子里来了，便道：“我算你也该来了。”

秀珠就笑道：“你算着我该来了，我算着你也该露了。”一面说着，一面掀帘子走进来。

佩芳笑道：“这又是谁做的耳报神，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玉芬道：“那还有谁呢？还不是寿星公。”

佩芳笑道：“寿星公这样多事，早早地接了寿星婆来，将他重申家法，严加管束，我想他这嘴快的毛病，也许就好了。”说时，故意在秀珠当面，对玉芬一眦眼睛。

秀珠只当没有看见，也只当没有听见，却和坐在一边的慧庵道：“怎么大家全在这里？商议什么大事吗？”

慧庵道：“刚是把戏单子支配好呢。不久的工夫，戏子也就该来了。可是这戏没有白听的，要拜寿呢。你拜寿没有？”

这句话倒把秀珠问为难了，要说不拜寿呢，没有那个道理。要说拜寿呢，又有些不好意思。却只笑道：“像你府上这样文明家庭，还用得着拜寿那种古礼吗？”

佩芳接嘴道：“用不用，那是主人家的事。拜不拜，是你来宾的事。”

秀珠道：“虽然是这样说，可是主人不欢喜拜寿，一定要拜寿，那可叫作不识时务，我为什么要不识时务呢？”

佩芳将大拇指一伸，笑道：“秀珠妹妹，你真会说，我佩服你。”

秀珠正要说什么呢，老妈子进来说道：“乌家两位小姐来了。请到哪里坐？”

佩芳道：“怎么她两位也知道了？”

玉芬笑道：“她也是老七的好朋友，还不该来吗？说起来老七还有一位女朋友，不知道来不来。”

佩芳偏着头想道：“是谁呢？”

秀珠听了很是不快，以为必定说那个姓冷的。玉芬却答道：“不是还有个邱小姐吗？这人极欢喜研究电影，一和她谈讲这件事起来，她就没有完的。老七也是个爱电影的，所以他两人很谈得来。”

佩芳道：“你说的是她呀，她是一定来的。因为她是密斯乌的好友，密斯乌知道，她一定会知道的。”

慧庵笑道：“我以为异性朋友有一个就够了，要多了那是很麻烦的。我很不主张老七有许多女友，只要一个人就够了。”

佩芳故意问道：“若是只要一个，应该要哪一个呢？”

秀珠被她们调笑得不知怎样是好，答言固然不妥，不答言也是不妥。玉芬看出这种情形来，笑道：“不要拿人家开玩笑。人家好好地来给你家人拜寿，你们拼命拿人家当笑话，这理说得过去吗？”说毕，大家都哈哈大笑。

秀珠笑道：“外边客来了，也不推个人去招待吗？”

玉芬道：“果然的，只管说笑，将正话倒扔开了。”因对老妈子道：“这是来会七爷的，由七爷招待吧。”老妈子听说，到外面小客厅里去见二位乌小姐时，正好燕西派人来请，她就不说什么了。

两个乌小姐到了燕西屋子里，只见燕西正指点几个用人在那里搬运桂花盆景。乌二小姐隔着回廊早抬起雪白的胳膊，向空中一扬，笑道：“拜寿来了，请你上寿堂吧，我们好行礼呢。”

燕西远远地点着头道：“寿堂吗？等我做七十岁整生日的时候再预备